

苦 恼 的 使 团

约翰·梅克林著

(內 部 读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苦惱的使團

（日） 堀江 幸雄

（日） 堀江 幸雄

（日） 堀江 幸雄

苦 恼 的 使 团

关于美国在越南所起作用的見聞

约翰·梅克林著

北京編譯社譯

(內 部 读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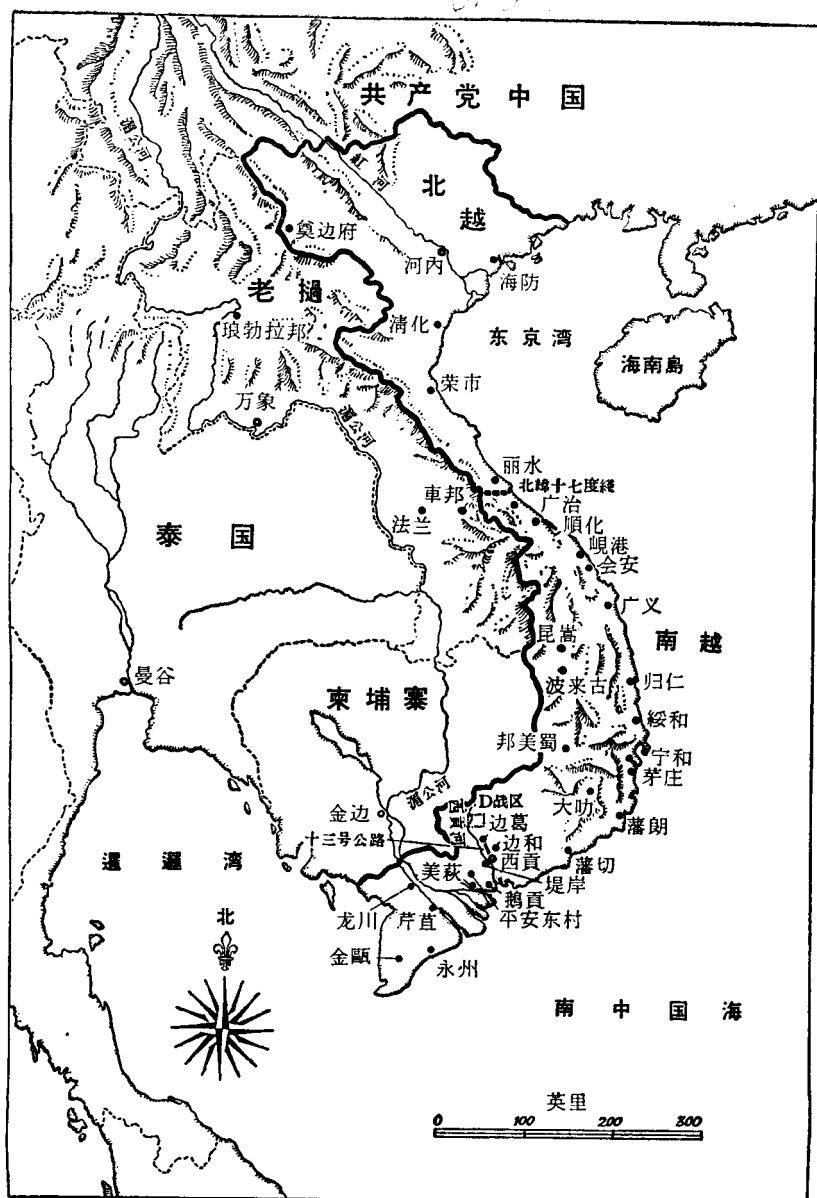
1965年·北京

John Mecklin
MISSION IN TORMENT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U.S. Role in Vietnam*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5
根据紐約双日公司1965年英文版譯出

苦 恼 的 使 团
〔美〕約翰·梅克林著
北京編譯社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 1.00元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frac{1}{8}$ • 字数 213,000
1965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817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要对那些该死的人讲究点手腕”.....	6
第二章 悲剧性的遗产.....	35
第三章 平安东村的道路.....	77
第四章 “出卖同行的梅克”	105
第五章 佛教徒之火	158
第六章 替天行道	192
第七章 夏夜的闪电	223
第八章 “人事变化”	253
第九章 游击战差距	281

序

西貢的一个夜晚，一切看来比以往更为无望，一位朋友一边喝着酒一边建議我，至少，可以給当时的局势写一本书吧。我們甚至談到了书名，打算把它叫作《松鼠籠中的两年》。我的职务給我的感觉常常确实如此，但是这样一种态度仍然有失正常。事实上，这也許正是一种症候，流露了美国人受挫折的心情，承认我們在越南的努力已告失敗，徒然制造了一堆笑料。

越南是一个悲慘的国度。它很可以被称为亚洲的波兰。越南人，和波兰人一样，在种族血統和文化方面都和一个掠夺成性的强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他們养成了一种骄傲、理智、坚忍不拔的品质。和波兰人一样，千百年間，越南人备受侵略之害，他們的家园反复为异国的軍隊所占領，但是他們从未丧失勇气，从不动搖求自由的决心。也和波兰人一样，越南人有資格得到更好的命运，但是迄至今日的历史未免亏待了他們。这是一个常常会使一个美国人产生深厚感情的国家。

这就是我在1953—1955年間以記者的身份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的情形。正是在那里，在国外度过了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地想到了做官。我要試一試，自己动手来为那里的一些問題干点什么，而不仅仅是置身局外、写写文章。終于在1961年，正值“新边疆”的口号带来了光明的前景之际，我的机会来到了。我被聘請在美国

新聞署的系統內充當一名候補外交官。當時我正在德國，那里的一位英國朋友哈哈大笑說我由“偷園人變成了守園人”，一針見血地說中了未來我和我舊日報界同人之間的麻煩。

在請假離開聘用我的時代出版公司之後，我最初被派往巴黎擔任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美國代表團的宣傳顧問。隔不幾個月，由於一次不平常的命運的播弄，新聞署又調我前往西貢。

我對後來被《紐約時報》（1963年6月28日）公然道破的這一事實十分清楚：越南是“埋葬美國外交官和軍人聲譽的墳場”。但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那個國家，仍然在吸引著我，我亟願前往。二十一個月以後，這一項使命就以絕望告終了——不用說，墳場上又添了一塊新碑。1964年3月，我辭去了我在新聞署的職務來寫這本書，然後回到時代出版公司。

為什麼寫書？

一部分是為了要對在西貢那段令人吃驚、引起很多爭論的時期的若干情況和問題一抒己見。一部分是要把寫書的過程當作感情淨化的過程，把越南從我的內心排除出去。（我的妻子說得好，更省事的辦法本來應該是就教於一位精神分析學家。）一部分也反映了一個記者的本能，總覺得一件工作不到寫在紙上就不能算完成，就我的情況而論，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隔代遺傳吧。

然而，我主要的目的還在於，通過談個人感受，以一種我希望是親切動人的說故事方式激起人們對越南的更富於同情的關切，並對這場遠方鬥爭涉及到人的一面作一些介紹。我希望，向公眾報告我个人在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美國卷

入的性质以及在我們所犯的錯誤等等方面所得到的教訓，至少能够促使人們对越南有个新的考虑。这里发表的各种意見(百分之百的个人意見)我自己当然是非常重視的，但是，即使十分荒謬，仍然会有助于启发一种新的看法，也許还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許多美国人对于这一場无尽无休、使人头痛的危机所感到的厌倦和煩膩。

我特別希望，我的书能够对更好地理解 and 体会越南人民以及我有幸在越南共过事的美国政府男女工作人員所面临的困难、他們的无畏和个人牺牲精神作出一份貢獻。

写起来是困难的，因为写书的念头是事过境迁之后才想起的——的确是我在越南最后考虑到的問題。我没有保留私人筆記，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报章杂志剪輯，对于那些个混乱狂热的日子的回忆，不少已经淡忘而出現了許多难以衔接的空白点。同时，時間所許可的研究又不能不局限于公开的、常常是貧乏的資料。本书所用的資料，沒有一点是未曾在其他場合发表过，或者是一个有决心的記者所采訪不到的。而我当然还担忧，越南很有可能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甚至在我写完以前就已经失掉。

我原来想写的主要是越南的所謂“新聞問題”——說 $2 + 2 = 3$ 的記者和說 $2 + 2 = 5$ 的官員之間的爭吵——因为这曾经是我的首要职责。不过，不久我就发现，不把关于整个越南窘境本身的广泛材料包括在內，就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报道得輪廓鮮明易于理解。当我着手这样做了以后，我逐漸意识到，新聞問題并不像我們当时所想的那样震天动地。这本书結果成了当时历史的叙述，当然是根据我自己相对說来是有局限性的观点所作的叙述。

專門論述报界人士在促使吳庭艳政权垮台这方面的作

用的权威性著作，仍然有待于别人去写而且应该有人去写。美国在越記者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在近代史上只有半个多世紀以前紐約報紙在促成美西战争的过程中所起过的作用可以相提并論。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差別。早先的一次，施加影响是有意识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給在古巴的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頓 (Frederic Remington) 的那封著名的信曾经說得很清楚，“你供給图画，我供給战争”。而在越南，一項重大的美国政策之陷于失敗，部分的原因是对于实际情况作了不加粉飾的报道。

我的故事只偶尔涉及到美国新聞处为使越南人民反对越共而进行的心理战活动。这本来是我所負責的重要部分，但也由于是專門性的活动，而不宜納入本书的结构。这方面的经历也值得一写。譬如說，提醒人們有效的广告宣传要求有价廉物美的真貨色，就是我們所得教訓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曾經希望能够尽可能不提名道姓地談論个别人物，特别是在和有損名誉的事件相关的情況下。我的意图是促使人們考虑越南問題，而不是勾起新的憤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不少場合，不提姓名就会使討論的題旨含混不清。这里指的当然主要是西貢那些美国和越南的高級官員，他們是幕后的牽线人，而过于含蓄往往不足以說明問題。

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不致于模糊我的中心思想：我們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点的美国人，所有的錯誤和功績都是美国的錯誤和功績，个别的人物，对于这不愉快的基本现实，都不是举足轻重的。

最后,对于我妻子和我两个儿子的耐心和鼓励,对于一位一定不願披露姓名的朋友的珍貴帮助,我这个任期短暂的守园人还要从深心道出一声感激。

約·梅

1965年3月于旧金山

第一章

“要对那些該死的人讲究点手腕”

—

深夜，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国的上空，月光傾泻在窗外削长的机翼上，偶尔把远处地面上的水稻田照得閃閃发亮。我和一位朋友交談着未来的工作。这位朋友本来就在西貢美国大使館工作。而我是要到西貢去报到，在闊別七年之后重返越南，去就新聞聯絡官的职务。

他身材魁伟、为人文雅，懶懶地靠在座位上，扶着酒杯的手指神经质地握紧了又緩緩地松开……杯子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他說：“我想我們正在取得进展，但是进展得迟緩，非常非常迟緩。”

他继续往下說，不厌其詳地談論着他已经学会应付的許多挫折和問題。我开始在想：这一次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我曾經有幸作为一名新聞記者目击了1954年法国殖民主义在越南的痛苦的崩潰，和随后美国力量介入支撑那独立不久而已经是四面受敌的吳庭艳政权。如今这副担子，由于共产党为了推翻这个政权而重新发动了游击战争，发动了我記憶犹新的那种在丛林中、在水稻田深可齐腰的污泥里鬼鬼祟祟进行的骯髒的战争，而正在经受着艰巨的考验。在法国人失败过的地方，我們能够成功嗎？

1962年5月1日午間，越南航空公司一架从曼谷起飞的DC—3型飞机載着我們完成了最后一段旅程，駕駛員关

閉了引擎，我步出機艙，跨上陽光燦爛使人目眩的西貢機場。在華盛頓听到的那些充滿自信、官腔十足、干脆利落的訓話頓時被忘得精光。只要向周圍掃一眼，就多少可以理解到這樣難解難分地卷入這一場丑惡、艱苦的鬥爭對於我自己的國家現在意味着些什麼。

整個看來象是一面時鐘。機場邊上遍布着軍用機群。一名武裝警察立在舷梯腳下，還有更多的警察分布在候機室四周。機場上的人群里摻雜着大批穿制服的軍人。依舊是當年風光。改變了的只是飛機上的標志。代替了法國三色旗徽的，是美國空軍和美國陸軍的黑白標志。還有軍人。代替了推平頭的法國人、黑皮膚的摩洛哥人和瘦瘦的德國外籍軍團人員的是瘦瘦的、推平頭的，有時是黑皮膚的美國人。

往日的回憶涌上心頭……

我親眼得見的，在法國人和人多勢眾而又靈活得難于捉摸的越盟（共產黨游擊隊）——後來被讓·拉迭居伊（Jean Lartéguy）在他那部宏偉的小說《百人隊長》（The Centurions）中稱為“白蟻”的敵人——之間徒勞無益的血腥戰鬥。沿着紅河三角洲水稻田間堤堰公路前進，在越盟的地雷和隱蔽的狙擊手夾擊下進退失據的兩千人一股以坦克、裝甲車和裝甲牽引車武裝起來的部隊。當我問到戰鬥情況時，被太陽晒得黑里透紅、汗流浹背的法國上校的回答：“Comme toujours, Viets partout”（還是那樣，到處都是越盟）……

我乘上指揮機在奠邊府陷於絕境的守軍上空盤旋了幾個小時的那個夜晚，漆黑的深處通過掩蔽物透射出來的針尖似的孤獨的一星導航燈光，由於越盟迫擊炮彈在我們當

时正在投給小得可怜的法国被包围圈的伞兵中間爆炸而断断续续緩緩开放的烈火紅花。同我們飞机取得联系的守军电台传来的坚定的年青人的声音——通知我們，伞兵已经着陆，最后一句是“rien à signaler”(完毕)……

有一天在河內近郊，我眼看着把一队負担沉重、举步艰难的农民以开玩笑的方式挤进沟里去的骄橫的法国摩托通訊兵——雄辯地說明了法国人为什么受到憎恨，为什么終于失敗的一幅側影……

1955年把防地交給徒步而行、脚着帆布胶鞋、沉默不語、毫无表情的越盟士兵，乘上隆隆作响的坦克和拖着无用的大炮的装甲牵引車和十二辆大卡車(全都是美援)，从河內撤退的法国部队。被亚洲农民击败、赶走的西方工艺天才、西方工业威力……

1955年的一天，到海防碼頭送他最后一批上了登陸舰的后卫部队离开，站在沙滩上的北越法国敗軍司令，雷納·戈涅將軍(General René Cogy)。他那魁梧的身軀笔挺，他說話的声音响亮而坚定，但是目光閃爍着，泄露真情的眼神。他大声喊道：“法兰西为你們感到骄傲，你們打得很好。Vive la France (法兰西万岁)！”三色旗最后一次降下，他举手致敬。尔后，他迅速登上直升飞机。一柱尘烟旋起，他走了，北緯十七度以北的法国权力从此告終……

在西貢，同年晚些时候，由于吳庭艳拒不接受命令而打算消灭他，并且为此而和一个叫做平川派的越南匪帮相勾結、寡廉鮮耻的法国人。吳庭艳孤独的勇气。堤岸——西貢的华人区，由于平川派的迫击炮轰击而在浓烟烈火中成批倒塌的二十几排建筑。当吳庭艳的部队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坚决开赴这炼獄似的地区来消灭平川派时，坐在路旁

咖啡店里喝着 Pernod（一种有香味的开胃酒），注视着这些士兵，譏諷他們是“胆小鬼”的法国記者。美国指望吳庭艳能够成为一个挽狂瀾于既倒的領袖人物的脆弱希望……

面临着战敗的现实，法国人那种和易怒的、秉性难移的骄橫掺杂在一起的絕望。由于美国支持吳庭艳而产生的随时寻求报复的憤懣心情。曾经按照殖民当局規定的不合理的高价向越南农民出售法国紡织品而大发橫財的一个法国商人的嘲笑：“孩子領孩子”。由于报道了法国人阴谋推翻吳庭艳的卑鄙丑剧而对美国新聞工作者发出的种种威胁。当我喜爱的酒館“海軍上将”的老板、我的朋友博瓦耶先生拒絕接待我时，我的懊喪和狼狽。

回到越南并不是重返故乡。但是很少有几个美国人在越南工作过以后不像我这样对那里的土地和坚强但多難的人民发生感情上的牵挂。当我们驅車进入市区，沿着法国人留下来的寬闊的林蔭大道疾馳，我为我的归来衷心喜悦，但也充滿了忧惧，因为我对这傾軋不已的国家所面临的难以捉摸的重重危机已经有所了解。在越南身上，我见识过珠光宝气的法兰西也看到了襤褸不堪的法兰西。如今，越南又在許多方面成了美国的这样一种側影。

二

虽然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越南是遙远而陌生的国家，但是关于美国的卷入却没有引起任何异常的感觉。这种卷入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而展开的全球性努力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但是，那里的問題仍然要比美国在希腊、土耳其、西德、菲律宾甚至朝鮮所承担的那些类似的义务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因为

越南是作为一个乱糟糟的世界最乱糟糟的一角而从战争中出现的。

越南的名称，在1950年以前曾经被它的法国殖民统治者取缔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它的读音是 Vee-Yet-Nahm (維·耶特—納姆)。象许多美国人那样把它称作“Veet-naam”(維特—納阿姆)，不仅不正确而且带有侮辱性。用越南語把这种发音译出来，就成了“病鴨”。

越南，是世界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它有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左右。它的人民，人们相信，是印度尼西亚人和逃避中国军阀的劫掠而从中央亚细亚南迁的蒙古族人的混合种。越南文化基本上是中国文化，语言是一种单音节的方言。最初也用汉字书写，直到十七世纪，一位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得斯(Alexandre de Rhodes)创造了一套拉丁化的写法。

和中国人一样，越南人从来都以务农为主。他们定居在北方红河三角洲和南方湄公河三角洲肥沃的低地和狭长的滨海平原，从而缔造了一个形态奇特的纵长一千五百英里而横宽只有二十五到三百英里的镰刀状国家。脊骨似的雨林高原上，分布着五十万尚难断定血统的本地居民。他们围着腰布；用弓箭打猎，被法国人称为 montagnards (山地人)，被越南人叫作 moi(蛮夷)^①。

越南为中国占领，长达千年，从公元前111年起直到越南人统一起来赢得独立的公元939年。此后的几个世纪，越南人交替着扮演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角色。他们打退了中国人多次的进攻，甚至挡住了忽必烈汗号称五十万之众

① 现称侬族。——译者

的寇群，忽必烈的敗績曾經使一位越南人領袖激動地說過：“這個古國一定會萬世長存。”當時的中國人和今天一樣，渴望着越南富饒的稻米之鄉。而越南人，又比他們的鄰居強大得多，曾一再攻打过老撾人和柬埔寨人，一度把他們的霸權擴展到了遠超過今日柬埔寨首都金邊的地方。這在他們的鄰人中間造成了恐懼和憎恨。今天，這種恐懼和憎恨仍然可悲地在柬埔寨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歇斯底里的親華政策中陰魂不散。

這一時代的最後幾個世紀，建都在中部濱海地區順化的幾代皇帝，成了越南的統治力量。西貢在那些歲月里只不過是帝國的邊哨。甚至西貢這個名稱本身就導源于意為“西方貢賦”的兩個古字，因為西部各殖民地就在那里繳納貢賦。越南的末代皇帝是浪子保大，他曾相繼和日本人、中國國民黨人、共產黨人、法國人和西貢的平川派匪徒共事。1954年，正當他成千上萬的同胞在奠邊府流血犧牲，他帶着他的情婦們跑到了法國的里維埃拉，他以這種撤退，最後結束了他那一系列不光彩的紀錄。

法國人在十九世紀中期贏得了越南的控制權，巩固了三百年前開始的歐洲商業和傳教士滲透的成果。他們很快就把權力擴張到了老撾和柬埔寨，而把整個半島命名為法屬印度支那，企圖借此一筆勾銷半島居民的民族特點。法國人帶來了公路、鐵道、可愛的殖民者家園、巴黎式的街道和某些工業，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帶來了至今在這三個國家仍然鮮明可辨的法國文化。他們主要的經濟活動之一是發展橡膠種植園，結果，使越南成了世界上第五個最大的橡膠生產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部分時期內，這個地區處在維希政權的控制下，它允許日本人隨意利用越南國土作為